

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葬考古历史综述

Overview of the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Hot Water Tombs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谷雨珊¹ 刘大玮²

Gu Yushan¹ Liu Dawei²

(1.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10010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1.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105;

2.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内容提要: 热水墓葬群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的重要墓葬遗存,是东西方文化接触、渗透、碰撞与交融的重要证明。自1982年青海都兰热水墓葬群发掘至今,历经四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系统研究,形成了颇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引发了学界极大的关注。本文系统梳理了热水墓葬群的考古发掘进程与研究工作,将青海都兰热水墓葬总结为从清末民国至今的四个考古历程,力求为下一阶段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丝绸之路 青海道 都兰县 热水墓葬 考古史

Abstract: Hot Water Tombs are important tombs along the Qinghai Road of the Silk Road and an important proof of the contact, penetration, collision and blend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Since the excavation of the Hot Water Tombs in Dulan, Qinghai Province in 1982, through more than 40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a wealth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formed,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and socie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process and research work of Hot Water Tombs, and summarizes the archaeological process of Dulan Hot Water Tombs in Qinghai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resent into four period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eper research in the next stage.

Key Words: Silk Road; Qinghai Road; Dulan County; Hot Water Tombs; archaeological history

自1982年起至今,在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东部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相继发现并发掘了大批古墓葬群,年代跨越5—8世纪。其中出土了大

量精美的纺织品、金银器、青铜器以及一些风格独特的木棺板画,引发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

热水墓葬群是青海省境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吐谷浑、吐蕃文化墓葬群,其价值丰富,文化多元。既是丝绸之

路沿线青海道的重要见证者,同时对于研究墓葬族属、丧葬制度、埋葬习俗等文化,及探讨吐谷浑时期的社会经济、手工业水平、宗教信仰、生死观以及与中原、中亚的文化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热水墓葬群长期以来遭遇多次的被盗及被焚烧,再加上史料缺少相关记载、科学发掘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学者们对海西地区古代墓葬墓主族属问题争论不休。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吐谷浑说、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说、吐蕃说,至今尚未取得统一结论。

本文将以时间为轴,根据汉藏文献等史料及口述记载,试梳理热水墓葬群从清代民国至今的考古进程,望为后续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参考资料。

一、热水墓葬群历史沿革及位置规模

1. 热水墓葬历史沿革

都兰在早先秦时期即为羌族牧地。至西汉平帝元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置西海郡^[1]。西晋永嘉七年(313年),辽东慕容鲜卑族的一支,在首领吐谷浑带领下,经阴山迁移至甘肃东南部,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柴达木盆地,征服群羌,后吐谷浑之孙叶延建立政权。西秦太初三年(390年)叶延之孙视连受封沙州牧、白兰(今都兰)王。自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吐谷浑首领拾寅在伏罗川筑城郭定居。公元4至6世纪期间,沿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战火连天,交通梗阻,商队、使节、僧侣等不管是前往西域还是返回中原,青海柴达木皆是必经之地。隋大业五年(609

年),炀帝杨广于吐谷浑故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及且末四郡。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吐蕃入侵时占领了吐谷浑的首府伏俟城^①,吐谷浑故地成为吐蕃邦国,吐蕃人迅速在这里建立政权,并进一步巩固其统治,而吐谷浑王诺曷钵则带领残存的军队逃亡至凉州^[2]。670年,吐蕃人又在青海湖西南建立堡垒,同年与吐谷浑首领联姻;逐渐建立起行政和军队体系完备的地方政府,在当地土著人民的资助与拥护下还建成了寺庙与僧院。至唐广德元年(763年),吐谷浑覆灭。

2. 热水墓葬群的地理位置及规模

热水墓葬群的位于东经90°006'—99°042'、北纬35°001'—39°020'之间,地处青藏高原北部、青海省西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因其主体区域位于青海湖西边故得名“海西”^[3]。海西州东部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西部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及果洛藏族自治州相连,北与甘肃酒泉敦煌地域为界。

具体来讲,热水墓葬群位于都兰县热水沟,察汗乌苏镇东南沿岸方向约10千米处。以察汗乌苏河为界,墓葬沿南北两岸分布。北岸以“热水一号大墓”(又名血渭一号大墓)为中心,超过一百六十余座墓葬沿山麓向两翼自东向西呈长条状分布,延伸约三千米,墓地全景如图1所示。与“热水一号大墓”隔河相对另有四十余座墓葬,沿察汗乌苏河南岸延伸分布。1999年,考古工作者对南岸其中较大的四座墓葬进行挖掘,“热水一号大墓”是整个吐蕃墓葬群的中心和制高点,亦是整个青海地区目前发掘出的规模最大的吐蕃时期墓葬^[4]。



图1 墓地全景^[5]

① 据最新的考古调查报告,该城大约位于青海湖西北部。

墓葬群的分布是对其所在地域自然环境最为直观地反映,作为王公贵族安息之地,葬地必为山水壮美,牧场富饶之地。热水墓群东接鄂拉山,西连柴达木盆地东南隅,地处高寒荒漠化草原,寒冷期相对较长,昼夜温差较大、降水量少,气候干燥,境内全年光照充足、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夏季清爽宜人,无酷暑炎热。平均海拔约4500米,土壤系高山草甸土,境内气候严寒少雨。年平均降水量190毫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最热月与最冷月的平均气温相差达25.6摄氏度。墓葬群所在区域是典型的山间谷地牧场,察汗乌苏河自东向西从墓群中部穿过,两岸山体高大陡峻,河谷总体呈不对称U形,宽窄变化比较大^[6]。正是因为自然条件保障,墓葬群落的存留较为完整。

二、热水墓葬考古进程

沿夏日哈至巴隆长达200多千米,上千座墓葬分布于此,仅在热水沟内就有200余座。由于热水墓葬群长期以来遭遇多次的被盗及被焚烧,再加之史料缺载、文物保护技术不足等因素,导致学界目前关于热水墓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墓葬族属、墓葬形制进行介绍,梳理发掘历程文章较少。故此有必要以时间为轴线,以文物保护水平的发展为分期依据,就热水墓葬考古发掘历程进行分期。热水墓葬的考古发掘历程可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 “国外探险家”活动时期(1636—1911年)

关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神秘传说一

直都是西方国家的兴趣所在。其中,一些探险家、传教士多次前往西藏、青海等地探险、考察以及传教。这些探险家将当时的考察实录用文字或图片等形式记录下来,涉及自然、地理、人文及考古等多学科,在其回国之后整理成专著出版。这些专著的出版和发行,进一步促进了西方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了解和认识,也为我国早期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一手资料。但国外考古学研究兴起的同时,也吸引更多国家假借科考的名义对我国墓葬大肆破坏掠夺,导致墓内残留的遗物杂乱无章,破损极其严重。

其中,俄国探险家最为活跃,是中亚探险力量中的绝对主力。俄国的考察队多由俄国政府发起并提供资金援助,其最主要目的是自然地理考察,很大程度是为了满足当时俄国领土扩张的需要。1839至1888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曾多次考察中国西北地区,先后四次进入柴达木盆地^[7],足迹遍及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各地。他自东至西纵穿柴达木抵达香日德,着重考察了柴达木盆地及黄河源头地区的广大地域,他为了解柴达木盆地的历史提供了很多尚未记载的实录^[8]。据记载,普尔热瓦夫斯基从青海南山山脉的汇合处出发、沿巴隆、宗加、格尔木一线西行,穿过狭窄的都兰河谷出口,最终抵达青海西部的统治者青海王曾经生活之处,即都兰寺。由于普尔热瓦夫斯基前往青海地区考察的目的为视察边防营的部署情况、修正军事地图及勘测天文、地理科考活动,所以对都兰地区吐蕃墓葬的发掘并未有明确的进展^[9]。

在1876至1899年期间,俄国探险家格里戈利·尼古拉耶维奇·波塔宁(Григо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анин)五次前往中国西部的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考察,曾抵达至察汗乌苏河并短暂停留,具体展开活动仍缺乏文献参考。波塔宁考察的主要贡献更侧重于民族学研究方面,其记录可以辅证土族与吐谷浑人的关系^[10]。他同时对青海地区气候、地质以及路线测量等方面做了详细的研究,促进了中亚地区基本地理框架的建立和完善。此次科考同样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波塔宁在普尔热瓦夫斯基的路线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从东部地区入藏的可能性,而其最终目的仍是为沙俄政府的进一步统治和侵略活动效力。

美国人威廉姆·伍德维尔·洛克希尔(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汉名柔克义,于1889年4月4日抵达都兰开启他的第一次考察。离开都兰后便前往香日德补充给养。通过对俄国考察队探查过的路线进行分析,设计出一条自认为

没有其他考察队涉足的路线,即沿香日德河前行,途经托素湖(Tossu nor今东给错那湖),改道阿里克湖(Alang nor),穿越木洪河谷后抵达目的地巴隆^[11]。两年后,柔克义再次开展考察活动,他从北京出发,途经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在他抵至青海西宁后,首先前往巴燕戎(Bayan rong化隆)、循化(现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贵德,随后返至鲁沙尔,翻越日月山从恰不恰(Chabucha)入口进入共和盆地。接着顺着沙珠玉河前行,向曲卡山出发,翻越曲卡山口后前往察汗乌苏河谷,在香日德短暂休整。柔克义在香日德附近开展了一系列科学测量工作,后翻越奈其大板(Naichi daban)向目的地可可西里进发^[12]。总的来说,柔克义的研究更多专注于对民族学和宗教方面。在民族学方面,柔克义对西北地区多个部落的人文地理、婚姻风俗、丧葬制度等都作了细致的记录。就宗教方面,简要的描述了部落民族的宗教信仰等,记录了青海、四川等地区藏传佛教的起源、演变以及僧侣制度、宗教法器、经忏仪轨、丧葬风俗等。

1893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开启了他首次中亚考察之路。他自北向南纵穿帕米尔进入中国新疆地区,将考察的重点落在了塔里木地区,后抵达藏北、青海,穿越柴达木盆地,沿途经察汗乌苏河,河西走廊、游牧古道最终抵达了北京^[13]。斯文·赫定的考察重点为新疆、青海地区的地理考察和考古学研究。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沙俄政府组成考察队着重考察青海地区,任命科兹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担任队长派遣至青海并假借“考察”名

义,在都兰巴隆设立测候所^[14],留部队驻守观测历时长达十二年之久,并测绘路线八千余英里,收集了大量历史、地理、人类学等信息。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菲尔希纳(Filchner)穿越都兰南部地区时,发现一些保存完整的洞穴、佛塔等,也有些遗物已被破坏^[15]。他们在这些佛塔中发掘大量古物,包括银质马鞍、金发饰和一些服饰残片,以及一尊重达25千克的石狮像。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外考察团以破坏、掠夺、侵略为主要目的的科考、游历、探险等活动达到顶峰,其活动范围遍及中国西北部,这样的探险并没有对遗址进行科学的记录和保存,而对文物本身的破坏程度则是极其严重的。

2. 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与中国考古学家的活动(1912—1982年)

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17年(1928年)期间,青海尚未正式建省。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在都兰寺(今乌兰境内)设置都兰理事,柴达木地区在其管辖范围之内^[16]。由于此时并没有健全的法律约束,以及当时社会制度的问题,导致这时人们将挖掘的文物作为军费或者作为资产来进行掠夺,以达到扩充军备、补充经济目的。

民国6年(1917年)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提出设置公署的申请通过北京政府的批准,设立了都兰、玉树两个理事公署,是地方行政建立的临时过渡性县级政权,隶甘肃省西宁道。柴达木地区归属于都兰理事公署的管辖范围之内^[17]。民国18年(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共设立19个县,都兰理事正式更名为都兰县,统管柴达木地区。在农垦开发的政策大背景下,众多学者访问柴达木地区,致力于开发荒地,其中,以梁炳麟的考察活动最为主要^[18]。梁炳麟进入青海以后,被任命为民政厅史视察员,负责对柴达木地区土地开发研究^[19]。他任职都兰县长期间,为开展青海建设,在帮助东部地区积极垦殖过程中,挖掘了都兰地区不少墓葬。同年,针对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的行为,颁布《古物保护法》,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参加采掘古物之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应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所派之人监察。尽管当时有了明确的法律约束盗墓行为,但是仍旧屡禁不止。时任甘肃省政府特意下发训令至都兰理事,令遵事案查甘肃各系保存古物^[20]。

民国19年(1930年),马步芳军队的军官韩进禄帅部下挖掘日安寺东北的唐蕃古墓。当时,马步芳军队在智杂日地区驻

扎的工兵营，将热水沟南岸的大墓挖成了一个巨大的平台^[21]。据村民口述记载，在军队撤退时点燃的浓烟持续一个多月，在大墓内还存留不少粮食。据口述记载，被马步芳盗的这座墓，其墓葬规模与血渭一号大墓差不多^[22]。民国27年（1938年），由青海省政府统一负责规划，设立青海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初驻夏日哈，后驻察汗乌苏^[23]。原驻民在此生活规模不断扩大，湟中、湟源等地的汉族农民也逐渐向察汗乌苏、香日德等地迁移，垦荒种田，并筑家室，繁衍生息，形成村落。

1949年后，我国开始对丝绸之路沿线古遗址有序进行发掘和保护。考古工作者在都兰地区进行考古勘察时，于英德尔羊场旧场部和香加的科肖图（Kexiaotu）均发现了古墓群^[24]。这个墓葬名字的由来在文献中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在蒙语中，其名字被译成“石头制作而成的小屋”，但根据语调来译，其意思更接近藏语出入口、东方等，而根据现场勘察，墓葬刚好正面朝向东方。在这些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种未曾见过的墓葬构造形式^[25]。青海省政府于1957年12月13日公布了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将英德尔和科肖图两处墓群合并列入在内。但1960年之后，由于森林砍伐严重，政府采取了封山措施，牧民缺柴，无法取暖做饭，便挖掘墓室里面柏树焚烧取暖，导致墓室内部破坏十分严重^[26]。

3. 热水墓葬的科学考古发掘与初步研究（1983—2000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在文物检测和保护技术方面不断进步，科学保护手段进一步提升。1982年，青海省文物

局考古工作队（即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在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考古勘察时，于扎马日村血渭草原、智尕日村和夏日哈乡河北村十角沟等地陆续发现并发掘了一批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葬群^[27]。由此正式开展对热水地区唐代吐蕃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常年以来，由于法律政策的不完善，导致都兰地区吐蕃墓葬遭受到多次被盗被焚烧，墓内残存的遗物凌乱不堪，损毁痕迹极其严重。因此，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现场也只能开展抢救性的清理工作，尽可能地保护现存遗物。

1985年，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对热水沟北岸2座墓葬进行发掘，其中一座命名为“都兰一号大墓”。1986年5月27日，热水墓葬群划定时代为唐代（吐蕃），青海省人民政府将其列入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8]。1994年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每年都会有序开展相应的发掘工作。1995年6至11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热水乡直尕日二村发掘中小型墓葬20余座。

199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将热水墓葬群纳入在内。都兰吐蕃墓葬群的考古发现亦被国家文物局列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9年7至9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都兰县热水沟南岸血渭草场四座大、中型墓葬（编号为99DRNM1—99DRNM4）开展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全程受美国企业家罗杰（Roger E. Covery）的唐研究基金会资助，这是都兰地区吐蕃墓葬首次正式的科学考古发掘^[29]。后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整理，于2005年出版了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都兰吐蕃墓》^[22]。

4. 多学科背景下热水墓葬深入研究（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加大对古代文物的保护力度，吸引了诸多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到文物保护中，如民族学、纺织学、自然科学、历史学等多学科。

200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永明对都兰县热水乡察汗乌苏河沿岸卢斯沟地区的墓葬群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共清理出被盗墓葬33座。2014年4至9月，为配合哇沿水库工程的建设，青海省考古研究所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都兰热水乡扎麻日村察汗乌苏河南岸约2千米处芦丝沟东侧环山内的古代墓葬进行发掘，并总计发掘25座墓葬以及5座殉马坑^[30]。

2018年，“3·15热水墓葬被盜案”震惊全国，共获缴涉案文物646件，其中以金银器居多。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2018血渭一号大墓(2018DRXM1)”开展考古发掘工作。2019年、2020年该联合考古队还对热水墓葬群周边的鲁丝沟、考肖图等地进行区域考古勘查,均发现有城址、佛寺、墓地等相关遗存^[31]。

现存隋唐的纺织品数量不少,但有明确考古出土记载的却不多。国内纺织品考古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如陕西扶风法门寺、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鲁番古墓、新疆若羌米兰古城、新疆巴楚唐代遗址,而传世隋唐纺织品主要保存在日本的正仓院。青海都兰热水古墓为唐代纺织品研究提供的珍贵的信息资料。

三、结语

热水墓葬群是青海道考古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某一单体墓葬。例如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手工业水平、丧葬制度、生死观等都需要依靠古墓葬来解读。通过对热水墓葬一百余年的挖掘进程的梳理,从最初的肆意破坏、乱采乱掘,到文物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建立文物保护站,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到最后多学科背景下对整个盗掘的墓葬的保护研究,为研究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的背景下的汉藏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也为了解这部分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物质文化信息。

对于热水墓葬群内在价值还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尤其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关联性研究还需强化,以便更好地支撑热水墓葬群背后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内涵的解读与再现。对于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力度仍需提高,伴随越来越多的古墓葬面世,无疑又向学界提出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都兰县志编纂委员会. 都兰县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2] 黄盛璋, 方永. 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J]. 考古, 1962(8): 436-440.
- [3] 史克明. 青海省经济地理[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 [4] 许新国. 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和研究[C]//许新国. 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6.
- [5]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6] 申元村. 青海省自然地理[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 [7] 林丽. 普尔热瓦斯基柴达木探险三人谈之一——六进柴达木探险[J].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03(6): 10-11.
- [8] 程起骏. 普尔热瓦斯基柴达木探险三人谈之二——倾听来自荒野的召唤[J].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03(6): 12-13.
- [9] 普尔热瓦斯基. 青海和柴达木——普尔热瓦斯基柴达木探险游记选[J].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03(1): 73-78.
- [10] 张艳璐. 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对晚清西北蒙古的考察[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 17-23.
- [11] ROCKHILL W W. The border—land of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an unknown land[M].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890: 250-263.
- [12] ROCKHILL W W. The land of lamas[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1: 134.
- [13] 斯文·赫定. 穿越亚洲腹地[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
- [14] 彼库科兹洛夫. 定远营的考察[J]. 西北史地, 1997(1): 87-90.
- [15] 彼库科兹洛夫. 从西宁到库库淖尔[J]. 西北史地, 1994(3): 80-86.
- [16]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青海省志[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17]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巴隆和香日德三处古代文化遗址调查简报[J]. 文物, 1960(6): 37-40.
- [18]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 青海历史纪要[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19] 梁炳麟. 现在的都兰调查[N]. 新青海, 1928-05-16.
- [20] 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Z]. 1935.
- [21] 崔永红. 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2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都兰吐蕃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23] 许公武. 青海志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3.
- [24] 许新国. 寻找遗失的“王国”——都兰古墓的发现与发掘[J].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01(2): 66-70.
- [2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青海都兰县哇沿水库古代墓葬2014年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8(6): 30-50.
- [26] 许新国. 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J]. 考古, 2002(12): 3-11.
- [27] 许新国. 青海丝绸之路与都兰大墓[J]. 文史知识, 2006(2): 95-105.
- [28] 阿米·海勒, 霍川. 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3(3): 32-37.
- [29] 霍巍. 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3(3): 24-31.
- [3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31] 周毛先, 宗喀·漾正冈布. 都兰吐蕃古墓考古研究综述[J]. 西藏研究, 2016(4): 107-113.

征稿启事

本刊由中国科学院主管,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 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协办, 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期刊。本刊主要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三大栏目, 主要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 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 藏品征集与保管, 藏品修复与保护, 藏品研究, 展览与展评, 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 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 博物馆建筑, 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 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欢迎国内外作者惠赐稿件。

来稿请按照如下要求:

1. 稿件文字精练, 字数在 5000—8000 字。文前请附 100—300 字中英文提要, 5—7 个关键词。
2. 稿件的文字、标点、年代、数字等书写方式均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规定为准。
3. 使用图、表应简洁明了, 图和表中的文字请设定为可修改状态, 图片请尽量提供 300dpi 以上的清晰大图, 图、表请注明名称、来源。
4. 来稿须具有原创性, 未公开发表过; 文中引用部分, 均须做出明确标注或得到许可, 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权问题, 后果由作者负责。
5. 译稿请事先征得翻译版权并在文后予以说明, 如出现著作权争议, 后果由译作者自负。
6. 请通过投审稿平台投稿(需 word 版本)。本刊实行专家盲审制度, 稿件正文中不宜出现任何个人信息。
7. 本刊请勿一稿多投, 并请自留原稿。如在 6 个月内未得到用稿通知, 请自行处理。稿件一经刊发即按照本刊付酬标准支付稿酬。同时本刊有权对网络媒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

欢迎广大文博界同仁踊跃投稿。

本刊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 北京市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100717)

编辑部电话: 010-64033878, 010-64030141(fax)

电子邮箱: bowuyuan@mail.sciencep.com

投审稿平台: www.scicloudcenter.com/MUSEUM